



纪念柏文蔚先生

86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46241/21

序

柏文蔚先生是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重要历史人物，是勇敢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淮上英杰。在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，编辑出版《纪念柏文蔚先生》的史料专辑，缅怀其战斗历程和创建的历史功勋，将会有助于巩固、扩大爱国统一战线，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。同时，史料专辑所反映柏先生强烈的爱国热忱，坚强的革命意志，和优良的思想品德，也将有力地影响人们更加精神振奋地为振兴中华、建设安徽贡献力量。

柏文蔚先生有着强烈的革命精神，他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，勇敢地同清廷、军阀、官僚、独裁者进行殊死的战斗。在晚清血腥统治时期，他不怕遭致杀身之祸，秘密组织革命团体“岳王会”，多次参与策划革命起义；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，他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，率部光复南京，攻克徐州，为革命立下殊勋；在妥协空气弥漫南京的时候，他旗帜鲜明地力主继续北伐，一举摧毁反动势力；在袁世凯攫夺了革命果实，倒行逆施的时候，他率先举起讨袁的旗帜，成为著名的讨袁四督^①之一；在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，他迎着刺客的枪弹，继续揭露国民党的腐败，痛斥独裁统治，最后毅然登报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职务，以表达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。

柏文蔚先生始终主张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，顾全大局，增强国共两党的和解与合作。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积极促成国共合作，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，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。一九二七年以后，他

嘆求南二烈討袁四叔
碩果存一協和盟兄大將軍靈石
國士無雙弟柏文蔚敬輓
以熱淚兩行香花三獻哭

一別十年
身瘡痍滿目
痛楚難言
自具

柏文蔚先生是民主革命
先驅，為國共合作、建國貢
獻其愛國主義精神，值
得後人學習。

屈武



学习柏文蔚先生
强烈的革命意志和
科学的求实精神，
为振兴中华，建设
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

王郁昭

八月二十二日

柏文蔚先生的愛國主
義精神將激勵我們為
祖國的繁榮昌盛進
行堅持不懈的努力

王光宇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迎着“清党”的恶浪，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。他支持自己的子女阅读革命书刊，参加共产党组织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坚决反对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向国民党中央严肃指出：中国已到危急存亡之秋，应该停止一切内战，和衷共济，一致对外。

柏文蔚先生禀性耿直，一生清廉自守。在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曾贿以百万巨金，他分文不收；蒋介石、陈果夫、白崇禧先后要为之建造豪华住宅，都被他一一谢绝。晚年粗茶淡饭，息影山林，死后未留下遗产，却要求子女继承清廉美德，保持俭朴家风。

列宁曾说，只有以至深的敬意向革命先行者学习，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。我们深信《纪念柏文蔚先生》史料专辑所反映柏先生的这些优良思想作风，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端正党风、民风，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这本专辑汇集的许多重要史料，特别是柏文蔚先生自撰的《五十年大事记》，反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和背景，再现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风云，对于近、现代史的研究，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。

史钩志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①指江西都督李烈钧，安徽都督柏文蔚，湖南都督谭延闿，广东都督胡汉民。

目 录

[遗文]

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……………柏文蔚（ 1 ）

附：安徽省博物馆原副馆长李天敏所撰

《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》抄本的由来

《导淮全书辑要》序文……………柏文蔚（ 99 ）

导淮说明书弁言……………柏文蔚（ 101 ）

《松柏居士日记》（摘抄）……………柏文蔚（ 103 ）

[回忆录]

柏文蔚与寿县学兵团……………廖运周（ 112 ）

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

……………柏文蔚口述 陈紫枫笔记（ 120 ）

辛亥革命时期的陆军第一军……………王镜芙（ 130 ）

回忆柏文蔚督皖与讨袁的经过……………王镜芙（ 133 ）

柏文蔚与导淮……………汤来若（ 140 ）

柏文蔚先生创建的业绩……………沈 寂（ 144 ）

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.....	柏心瀚 (148)
父亲支持我去延安.....	柏心錦 (159)
回忆父亲二三事.....	柏 立 (162)
柏文蔚在永绥.....	宋石泉 吴宗汉 (165)
柏文蔚先生创办民生小学的回忆	楊正明 (169)

[传略、年谱]

柏文蔚传略.....	聶皖輝 (173)
柏文蔚年谱简编(初稿).....	張 雷 (188)

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

柏 文 蔚

编者按：柏文蔚，字烈武，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。他亲撰的《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》，是一本有较高价值的历史资料。本文所据稿本是安徽博物馆珍藏的较为完整的手抄本。本文附件说明了它的由来。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对史实作了认真的校订，适当加些简注，除个别段落作了必要的删节外，均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。

壬午炎夏，热气袭人，避居山中，觉嚣尘俗鄙之怀为之顿消。不但医我血压高，且可却我功名热。每当风晨月夕，闭目独坐，偶有所思，五十年如一梦，实白驹过隙耳。其间奔走流离，惊涛骇浪，使高堂忧惧，家族议讥，亲邻讪笑，果何者为？不有以记述而揭明之，余之生也，将不知何所为而来；及其死也，又不知何所为而去。故五十年之大事，有不容已于自述者。按年索想，历历在目，笔之于书，事皆翔实，不敢铺张，不敢炫耀。言为心声，以质诸世之掌月旦^①者，其加以褒贬焉，是亦著者之心愿也。谨缀数言，以志篇首。

凡 例

一、是书分为六篇，每篇分为若干节，使阅者便于浏览。

第一篇为少年时代；第二篇为学生运动及革命时代；第三篇为辛亥、癸丑革命时代；第四篇为亡命时代；第五篇为肃清反动时代；第六篇为将退老学佛时代。

二、是书按年记载，不及琐碎私事，言从简当，皆对国家社会立言。

三、是书由甲申起，余九岁，至丙子止，余六十一岁，计五十三年，故曰五十年大事记。此后研究佛学，兼及诗文，无关大事云。

四、一切直接关系及人物皆属之。

五、在六十一岁之后，逐年记载，俟日后续刻之。

①语出《后汉书·许邵传》：“初，邵与靖（邵从兄）俱有高名，好共核论乡党人物，每月辄更其品题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。”后因称品评人物为“月旦”。

第一篇 少年时代

第一节 儿戏琐言①

余世居安徽寿县，始祖由山东迁寿州，至余已七世，历代青箱②也。余质鲁钝，而记忆力甚强，脱襁褓后，事无巨细，悉能历数不忘。甲申年，时九岁，率群儿游戏，大捕蜘蛛于屋之四围及庄村林木之下。人叩以故，答曰：“蜘蛛恶物也，张网于要隘之处，所有一切良善昆虫，多陷其网，吾必除此恶物，以使良善者得安全。”丙戌年，时十一岁。遇大蛇盘绕一蛤蟆，群儿见之，皆骇奔，独余则投以大石，中蛇首际，蛇乃奔，执长杆以追蛇后，呼乡农曰：打蛇。农人至，而蛇已远遁。回视蛤蟆，已软弱不能行，当告乡人曰：“蛤蟆良善之物也，凡害五谷之虫蛤蟆皆尽食之，实有益于农家，吾人皆须保

护之。如大蛇者，世人称为五毒之一，残害善类，生性毒辣，吾人皆须尽杀之。”众农唯唯称奇。常为兵事操，集村中儿童数十人，编为队形，以木竹为兵器。彼时尚无新操，而绿营防军^③操练，如九子连环阵、八卦阵、方城阵，余皆效而演之，阵容亦甚严整，执掌帅旗，与众宣言，要杀尽一切恶类及贪官污吏。父兄辈见之，亦窃窃生喜。

①在这一节小题下面著者作了如下批注：“注意，第一题勿关宏旨，可不采为宜，请紫枫裁之，指一、二节。”紫枫，指陈紫枫，安徽寿县人。

②指世代相传的家学。《宋书·王淮之传》：“家世相传，并谙江左旧事，臧之青箱，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。”

③清代汉兵用绿旗，与八旗兵相区别，故称绿营或绿旗。

第二节 私塾读书

余自丁亥十二岁以后，已读完《山海经》、《尔雅》及四子书。至己丑十四岁，七经皆可背诵，惟午夜自思，均非济世之学，又悟及天圆地方之说之误谬，由是终日闷闷，郁结不开。然为家庭与社会环境之压迫，亦只得精攻试帖八股，以消磨岁月而已。余尝喜浏览鉴、史、子、集，教者禁之。而凤州《纲鉴》，及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墨子》各书，皆于室外林下，乘隙读之。当时世之学者，无所谓各种科学，无所谓专门学，维日孜孜不倦者，皆不过俳優^①之具耳，于人类所需，社会进化之学，何所取焉。然余虽决不为弄文舞墨之事，但为事实不许，实无脱此羁绊余地。讲道德，说仁义，忽忽悠悠，遂不知不觉又迫近考试时期。

余既以八股试帖，不济实用，又无其他专门可学，乡村农圃之事，窃喜为之，农学丛书，潜心研究，常与老农老圃，遵守节令，选择种子，按时植树栽菜，播种五谷，胼手胝足，处

之夷然，不以为苦。余膂力过人，负重可百余斤，父母钟爱甚，常戒勿伤力，致成疾患。余慰之曰：“青年不吃苦，长大游手好闲，怀安败名^②，甚为可怕。”父母欢悦。又余家自洪杨苗捻^③后，家产荡尽，所余田产二、三百亩，皆荒芜不治，收获不足糊口。父母操持家务，困苦已极，尚有家族之无道者，侵占余家阡陌，甚至强占土地。余母愤郁私泣，余慰之曰：“老人不必生气，将来我长大后，此少许土地，不难购得。彼日事侵占，削割田埂道路，自己所得甚微，妨害公益甚大，专造恶因，必结恶果，又贪又凶，实属可怜，我们当劝他作善事，学好人，不必怪他。”余母稍现笑色，余心始安。

余至十六岁时，常代父授课，同学亦皆守秩序，同学功课，未稍荒废，故其家族，均无异言。盖因余家自清咸、同年间，已成破产户，光绪初年，家徒四壁，余父承祖宗之后，世族局面，依然存在，亲族邻里，有婚姻田土争执者，皆登门叩请为之排解。余父情不可却，舍己田，耘人田，不得已也。余父设私塾授徒，收学生十余人，年获束脩^④数十金，以作家用。余深知家庭苦况，维持私塾不倒，可全名誉，且有收入，即自兢兢业业，劝同学按日读书，勿稍游戏。同学亦乐于就范，习字读书，日起有功，并不受夏楚^⑤之苦。约三年之久，名义上系余父为师，实际上却余在私塾负责也。邑之旧俗，入泮^⑥时娶亲，最为荣耀，亦最为高兴。父母即以此勸余，余则甚不愿也，盖年龄未至。彼时虽不知早婚不可之道，而天性中不愿有此。学问未成，更羞耻功名科第，如世俗所谓进学后即结婚，以为可耻之最甚者也。

①旧指唱戏或表演曲艺的艺人。

②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“怀与安，实败名”。后以怀安为贪图安逸。

③指太平天国、捻军、及雍正至同治年间湖南、贵州一带的苗民起义。

④送给塾师的薪金。

⑤同“檠楚”，古代扑责之具。这里指教师打学生的板子。

⑥清代称考中秀才为“入泮”。

第三节 延宕考试

壬辰年吾十七岁。中国旧文学，可谓已得门径，为文亦可清通。是时吾父命之考试，余则以为试而不售^①，徒寻苦恼；试而售，又引起功名利禄之心，专事虚声，不求实学，将何为者？遂决意不考。余父不之解，迫之甚。余婉言释之曰：“吾见老童生，须发皆白，辛苦非常，然终皆不售者，是何缘故？功夫未深也。使与吾以三年攻学，一发必中。无谓的应试，老人不必迫我。”余父亦欣然许之。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，余二十一岁，三年已满，无可推诿，余父率余应试，得意洋洋，余则总不娱乐。至州试府试五场皆终。九月院试，学差为李端玉，命题以能后篇为多，诗题为“凉秋九月”得陵字。竟如三年前所言，一发即中。蓝衫鹄顶，炫耀一时，乡人羡之，父母悦之。余终以为经国大计，不在此雕虫小技也。遂立志研究新学。彼时都人士^②谓之洋务，并谓之洋学生者，余不遗余力以图之。世人评论，非所计矣。

①售，达到，实现。

②原稿如此。

第四节 创立会社

自甲午之役以还，倭寇益逞，而清人终无觉悟，羁縻^①汉人之术，毫不推诚，宁以土地送友邦，不以土地遗^②汉人之大政方针，牢不可破，防制汉人，手段日酷，方法日拙。余与邑

人三五知己，如孙少侯^③、薛少卿、张树侯、朱金甫者，创立“阅书报社”，以广见闻。彼时上海只有《申报》一种，油印甚劣，阅未终而墨油沾染，手与面俱成污垢。又有梁启超在湖南创立“南学会”，出版之《湘学报》，印刷亦同《申报》，吾人皆视为金科玉律。此外有薛福成^④之《盛世危言》，吾人皆作为配上天书，搜集多种，供邑人之愿讲新学者，联络成社，朝夕研究。而邑人亦隐然分为新旧两派。是时新势力未张，旧势力强盛，维新派仍不敢畅所欲言，行所欲行，惟于紧要问题积极的以谋改革，如改良藏书楼，创立天足会等，揆时度势，相机行之。是时地方守旧派，诬吾人吃洋教，谋不轨，时发现一种可惊可骇之流言传于社会。清廷之老官僚，阴谋亦甚酷也。

① 笼络。

② 遇，读“位”，赠与。

③ 即孙毓筠

④ 应为郑观应

第二篇 学生运动及革命时代

第五节 开馆授课

余自二十一岁后，邑人视之可为一明白秀才。又本县俗情，所谓榜下请先生，是年请塾师者数起。余从父命，乃就馆于蜀人吴少海家，学生男女三人，脩金年三十串，邑人视之甚觉清贵，而父母亦甚满意，余则终日闷闷不乐，羡慕班定远^①之投笔，于不知不觉时常发现焉。学生吴玉良年幼聪敏，颇解余意，与谈治乱兴衰之道，官吏贪污之恶，不根本改革，无从自强等语，吴生印象甚深。忽忽两年，驹光一刹那耳。余决志改

图，不再授课，乃蒙蔽家君曰：“今年吴姓不延教师，儿欲改图他业。”余父曰：“汝言欺吾也，近日多友人托付，延汝为教师者有三家，惟汝所择。”余无法推脱，只择一孙姓者就之，年脩五十金。而学生笨拙，余脑更受激刺，不可终日，勉强一年，如坐牢狱。然年终归来，直陈余父曰：“余年渐长，颇知环境可危，亲老家贫，倘不思改业，以图补救，双亲受累既深，即儿子辈前途，岂能教读终老乎？”余父曰：“汝言不错，倘汝失馆（余乡俗语无人延请曰失馆），只得改业，若有馆仍以教读为业，是谓不忘本，否则不安分耳。”言际颇见愠色。又连续问余曰：“汝欲改业，目的安在？”余应之曰“余家由高祖以至曾祖，以农起家，即现在亦耕读传家，余想精攻农事，使产业回复，余父能允，必于三年奏效。”余父哂之曰：“且姑试之。”此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也。余由是大事准备，佣工十余人，买童猪三百头，牛、骡皆增加数匹，足供耕作之用。布种得宜，牛羊茁壮，兴趣甚浓，时常集聚老农，研究耕耘之法，但尚不知农村合作，农村组织之各种利益。乃至四月，二麦将登之际，余父由邑归，愤然问余曰：“汝言失馆，真耶伪耶？”言毕袖出吴姓馆书，“吴姓托多人请汝，汝不为教师，而愿为猪奴，果何意见乎？”余只得持馆书，唯唯而退，准备端午节后，开馆授徒，重入牢笼，困苦非外人可知也。

①指班超，东汉名将曾封定远侯。

第六节 弃馆游学

己亥年余二十四岁。五月，益不安家居。是时皖省以求是学堂改为安徽大学堂^①，令各县保送学生。入学资格，以廪庠生为标准。余托乡绅保之州牧，乡绅谨慎不敢多事。又禀请州

牧，州牧不理，所谓英雄失路，殆如是也。无已，遂决然赴省，自谋解决。至省自请投考，当道许之。而吴生亦形影相从，亦得联袂考入安徽大学堂，于是年六月，入校肄业。

次年庚子春，有留日学生陈仲甫（独秀）、潘赞化者，以中俄新订密约之故，回国宣传到皖，召集各校学生在藏书楼演说。是时参加者，安徽大学堂学生十余人，安徽武备学堂学生十余人，惟余言词激烈。有同学太湖陈君，赞美之曰：“真英雄也！”事为当道知，而安庆府知府满人某，酷吏也，出而干涉，学校总办刘太史公葆良，总教王太守咏霓，皆科甲也，识浅而胆小，助纣为虐，两校学生，被迫不敢再进，余遂愤然退学。中国历史教习胡公敬庵，劝慰有加，挽留甚切。余激于义愤曰：“老师甘为亡国之老师，学生不甘为亡国之学生。”是日即退学出校，而革命动机，更一发而不可遏。迨八国联军入京，愤不欲生，呼号奔走者殆半年。在南京与张通典、赵声、江伟、汪聿本诸人，联合下层社会，组织强国会，藉谋推翻恶政府，以抗御外侮。事被泄露，同志杨作霖君遇难，所组亦停顿。余又走安庆，金尽裘敝，寄食于高母家。每思此后国家必多事，宜学古人马革裹尸，而军学不可不讲也。适安徽武备学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各班学生毕业后，无所事，提调谭学衡呈请巡抚，成立武备学堂练军。是年辛丑，余以请缨无路，遂投入充兵。一年以后，军学稍得门径。壬寅年夏，清政府派铁良视察长江，至皖检阅武备练军，许其成绩优美，而兵士多系举人、廪贡、秀才之优秀分子，当奏请清政府以学生考试毕业，发文凭焉。

在此一二年中，余创一同学会，以最普通立名，而内容实研究革命反清之道。是时加入者，多淮上健者，所有宣传品，如《猛回头》、《革命军》、《警世钟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、